



邓 刚



# 白海参



2 034 4684 1

# 白海参

邓 刚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七年·北京

## 内 容 说 明

· 大将和海狗子两个小海碰子的碰海生活是艰辛而又危险的，同时也是自由、快乐、令人神往的。当他们回到岸上，回到城里，他们的家庭、朋友、初恋对象，只能给他们增添烦恼。那是“文化革命”的初期。

他们找到了海碰子梦寐以求的海宝——白海参，却无法保住它。海狗子为此失踪了，大将不停地在寻找他和它。

小说文笔轻松、幽默，活泼、诙谐，内容清新、开阔，对世事冷静、尖锐，颇值一读。

责任编辑：李丹妮 于砚章

白 海 参

Bai Hai Shen

---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

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字数 212,000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 $\frac{1}{32}$  印张  $9\frac{1}{2}$  插页 2

1987年6月北京第1版 1987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,001—4,400

---

书号 10019·4120

定价 1.95 元

献给——

死去的、活着的和不知道死活的海友

Am 108/7

我一直盯着他——这小子游得不错：胳膊从水里抽出来，拍下去，干净利索。我所说的干净利索是不带出多少水花，这实在是得有点功夫。另外，这小子扎猛的姿势很特别，只要头往水里一埋，身子也就紧跟着没进去。好象他光长着一个头——这使我想起蝌蚪。真正的海碰子扎猛，必须是屁股刷地蹿出水面，将两腿笔直地擎在半空——两腿笔直地擎在半空能要了你的命——那样身子才能绷成一根棍，绷成一根棍的身子才能象炮弹一样钻进水底。

这小子并没绷成一根棍，照样也钻到水底下——就象海底那些莫名其妙的鱼：牙鲆是扁的，胖头是圆的，却都游得那么自由自在的。

世界上的事总这样——都一样，又都不一样——叫你实在是受不了。

我认识水里那小子，他叫海狗子——海碰子必须有个外号，不管这个外号多么难听，就象人必须长个可恨的鼻子那样。我对鼻子讨厌透了——我觉得这玩艺儿没多大用处——戴水镜时，总是压着鼻子尖，自始至终叫你难受。为了这么个倒霉的鼻子，还得把水镜做得大一些，把它包在里面。因为扎到深水里，嘴巴能咬得住，进不去一滴水；鼻子却不行，那两个孔象两扇破门一样对你不忠诚。这样，海碰子练得光用嘴呼吸，也挺那么对劲

儿。当然，书本上能讲出一千八百条鼻子的功能和用途。但它大可不必长在脸部中间，可以长在耳朵后面或是什么不碍事的地方。

海狗子本来是同我相约一起来这儿碰海参。谁知，这小子抢先来扎一猛子，太不仗义。他碰海有点拚命——老是想发大财。我当然也想拚命发财，全家人的嘴巴都等着我来填，就是把海搬回家去，也不够劲儿。但我还是稳坐在沙滩上。我心里有数，到老铁山嘴子来碰海参，要计算潮流，否则你只能白出力。

天气异常晴朗，海面铺得极远，直到天际尽头。那尽头有些虚无飘渺的雾气——那尽头总是有这些虚无飘渺的雾气。使你不得不起想湮灭的远古和遥远的未来，不得不起许许多多美妙和可怕的传说。海这个玩艺儿实在是叫你捉摸不透，浩浩荡荡而来，又呼呼拉拉而去——一涨一落，没完没了。我有时一连几小时不眨眼地瞅着浪头，看它们从大老远的海里面滚过来，轰地一下子撞在礁石上，粉身碎骨。跑了那么长时间的路，就为了这么一下子：粉身碎骨。实在是不合算。不过，撞那么一下子也挺精彩，蓝色的浪块一下子迸裂出万千银珠雪沫，四面飞射，很有些气魄。可惜它存在不到几秒钟，便呼啦一下消失。但你不用愁，第二个浪涛会紧跟着上来，再照样迸裂那么一下子。当然也顷刻消失。然而第三个、第四个、五个——你突然感到海的伟大不是什么排山倒海的力量，而是一种耐性。是一种永远不停，永久不息，永进不止的耐性。这实在是太可怕了——你只要再看一眼没有棱角的礁石和圆秃秃的卵石，你会觉得多么可怕。我时常敲击这些尖硬的礁石，难道果真如此吗？海边那个最有权威的于老鬼便不屑一顾地甩一句：“牙硬磨不过舌头！”关于这个于老鬼的事，我一定得对你讲，不过现在没有时间。我现在全力

盯着海狗子。这小子又扎下去，脑袋往水里一埋，身子紧跟着没下去，海面立时空荡荡的，象从来没那么回事儿。一个小圆网漂子在水面上轻快地跳动着。海狗子的网漂子很讲究，是一个新小车轱辘内胎，打足了气，挂上网兜，漂浮在水面上，专门装从水底下捉上来的海参。海碰子都喜欢用小车轱辘内胎做网漂子，既轻巧又便于携带，但都弄不到新的。到汽修厂弄这玩艺儿，得拿出三十头海参来换，可还是旧的，最少有两个补丁。海狗子不敢使用这样的漂子——怕不保险——这小子又想发财，又想保险，活得太仔细。

那网漂子在水面上跳得越轻松，我越高兴，说明里面没装什么货——这小子没捞着货。海狗子浮出水面，大口大口地喘气，看样子憋得够呛。再叫你这小子吃独食，活该倒霉！我心里暗暗发笑。

太阳的劲头很足，烤得白花花的鹅卵石象着了火，锥子一样扎着你的屁股和脚板，又疼又痒。这样炎热的夏季，任何海湾里的海参都早已绝迹。海参这东西很娇乖，天太冷了要冬眠，天太热了，要夏眠。一生得有大半辈子钻在泥沙和礁缝里睡大觉——真不知这些家伙活个什么意思。然而，这里的海参却一年四季不绝，活得很兴旺，实在是老天给我们的赏赐。我总觉得是因为这里的景致不一般，所以海参也舍不得走开。这里是渤、黄两海的交界。辽东半岛最南端的老铁山一直插到海底，利斧一样将两个海劈开。潮差大时，波滚浪涌，水流湍急，将两个海齐刷刷割开，一蓝一黄，泾渭分明。老渔人讲，两个海不一般高，有个二层台。船过之时，还“咯噔”一声——叫你听了实在是美妙无比又毛骨悚然。当然，要是科学家来解释一番，那就什么意思也没有了。所以，我愿意听老渔人的，它叫我感到一种神秘

的快乐。既然海参在别处海湾里一年睡两次觉，在这里却一次不睡，那这里肯定是有一股神力，肯定是一块宝地，说不定还藏有白海参。

白海参是宝，世世代代的海碰子都把它视为神物，说是有错鱼守护，近不得，看见也白搭。只要你想入非非，伸手去拿，便立即被错鱼“噎”地错成两段——这实在是叫人扫兴。海狗子想这宝贝都想疯了，说宁肯被错鱼错成两段。不过，那还有什么意思？我不赞成他那股疯劲儿。我希望得到，但又决不能被错成两段。

这里的海不平静，老是流来流去，轰轰地响。也许正是这样，太阳晒不热这里，寒冷也冻不住这里，使这里老是保持一个温度，所以才一年四季养得住海参。但也正是这样，一般的海碰子不敢问津。这里水流子厉害，有时扔一块百十斤重的石块，也冲得隆隆滚动。海狗子为什么一猛子接一猛子地往下扎，却拿不上来货，就是叫这急流子折腾的。这里的海参养得住，也藏得住。

我所以敢到这里来闯荡，是于老鬼传给我的招法——于老鬼很有名气，方圆百里都知道他厉害。一见他那模糊得象在开水里滚烧过的面孔，就知道他是从鱼肚子里钻出来的英雄好汉。不过，于老鬼现在老得不能再老了，而且还得了不会动弹的病。对那些闯荡浪涛的英雄史，他早都忘得一干二净。你要是想了解他被吞进大鱼肚子那段奇闻，必须问上一百句，他才能含含糊糊地挤出一句：“那鱼肚子很热。”反反复复，只这一句“鱼肚子很热”，实在叫你激动不起来。但在他还很行的时候，曾指点过我，“多么急的海流子，也有歇气的功夫。潮水退到尽头，总要歇那么两袋烟的时间，才往回转。”于老鬼总是有那么些精细的经

验告诉你，使你又惊奇又佩服。这两袋烟的工夫就要了海参的命。当然，也要了我们的命。谁也拚不住这两袋烟的时间从什么时候开始——也就是谁也拚不住潮流退到尽处的一刹那——潮流表上写得很明白，甚至连多少秒也给你算出来。但它是按无风无浪的情况下计算出来的，所以不好用。书本上的东西往往说得头头是道，比实际还明白。可真和实际情况一碰，就弄不太清楚。海这玩艺儿可不听什么潮流表的。在辽东半岛周围的海域，南风大了，潮退不下去；北风大了，潮还涨不回来——实在是叫你没办法。

“看牡蛎，它要是闭死嘴，是退潮；要是张着嘴，是涨潮。”于老鬼实在是知道的太多了，多得使我觉得一辈子也弄不明白海——不过弄明白了，我也觉得没意思。

“牡蛎一张嘴，你就往下扎！”于老鬼曾在礁石丛里对我指指划划。他爱指点我，他说我是个好小子。我确实也不赖——我扎猛子的气力长，黑石礁水下的黑鱼洞，我就敢从这一头钻进去，从那一头穿出来。除了于老鬼，没几个敢这么干的。

现在，牡蛎快张嘴儿了——也就是快稳流的时候——海狗子不行了。这小子精疲力尽，开始往岸上游，看得出，他游得不那么自在，胳膊腿乱扒乱蹬，乱了方寸。我真想骂这小子一顿，我说过，我们是相约一起来的，可他却先自偷偷来了。海碰子有个自然形成的规矩：成双成对下海，危难时好有个依靠。如果单个儿下海，必须有点精神依托；或海面上有渔船往来，或陆岸上有行人、车辆走动。实在连这点也没有，哪怕有几只海鸟在空中盘旋，也可以壮胆。否则，你在水下阴暗的礁丛里憋得要死要活，一钻出水面，又是死沉沉的一切——立时就丧了胆气。在这偏僻的铁山嘴子下水，什么寄托都没有，一般的胆量是经不住的。

海狗子真有点玩命。这小子快爬上岸时，真正地象狗一样四腿爬了。我跳起身子，伸展一下四肢，套脚蹼，戴水镜，攥鱼枪，全副武装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海狗子的网漂子里空空荡荡，只有几个海参在里面打滚儿。不过，他弄了几个大海螺——这小子对吃总是念念不忘。在海边上，海螺、鲍鱼出水就可以吃；海参却吃不得，又苦又咸，象盐渍过的胶鞋底儿，老半天嚼不烂。

海狗子木然地瞥了我一眼，毫无表情。海碰子出水时，全是这份德性。这并不是彼此有什么意见，而是全身的温度已被冰冷的大海淘光，没有力气表示这些。此时，你全当他是块石头和动物什么的。海狗子的可怜相使我什么话也说不出——不用说我，任何人看了这副可怜相也说不出话来。海碰子最狼狈就是上岸这段时间。要是轮到我上岸，岸上要有个姑娘什么的，那我宁愿死在水里。

我长长地吸了一口气，朝着海狗子刚刚爬上来的地方，扑进浪涛里。我沉稳地搦动着脚蹼，头一直埋在水波里，向下面窥视。你如果没当过海碰子，还可以说得过去，但你要是没戴水镜下去看看，那算白活在世上！水下的景致实在是绝妙，比鸟鱼花店里的鱼池和鱼缸里的景致强百倍——那是假的，这是真的。即使是真的，也比不了这里，就象看老虎，在动物园里总没有在山林野地里看一只老虎惊心动魄。我就是碰了一辈子海，临死那天也要来看一次。海这玩艺儿实在是看不够。我刷刷地游着，先是一片谷穗般的褐黄色海藻，沸沸扬扬而来。它们一棵棵向上挺着，被水的浮力拔得笔直。这会使你想起油画上的热带森林，如果有几个鬼头蟹子在海藻根下爬动，倒象林中的什么猛兽——人总得有点想象来补充现实的不足，才能活得愉快。我完全是在热带森林的上空飞翔，那些高一点的海藻尖端还能搔着

我的肚皮，戏戏痒痒的真好受。原始森林过去了，迎过来的是一片麦苗似的海草，象深绿色的地毯一样，把海底铺得满满的。这又会使你想到高原，想到内蒙古大草原——反正你尽可以往你没去过的地方想，越想越有意思。草原过去之后，便开始闪现出一块块白亮的礁团，这是些大大小小的牡蛎挤在一起，把礁石抱得一球一团的。在这里，你不用使劲就可以想到雪山，想到喜马拉雅山、天山和什么有雪的山——你可以毫不费劲地找出一百个珠穆朗玛峰。但这里远比雪山有色彩，因为这里有各种各样的海星闪闪发光：金红色的、深紫色的、孔雀蓝色的，有扁五角形的，有圆五角形的，还有角长得象五条腿似的带花点的大海星，叫你眼花缭乱。尤其是有雪白的牡蛎衬托，更了不得。过去，我游到这儿，总先看它一个心满意足，才能继续往前游。不幸的是，我看了一本倒霉的书，才知道这些海星不是来点缀海底的景色，而是在残酷地吞吃牡蛎。这些美丽的家伙不动声色地裹紧牡蛎，一直把它们裹得喘不过气来。然后还会分泌出一股毒液，把牡蛎弄得昏头胀脑，只得张开壳，任这些家伙吸吮肉汁。海星每包裹一只牡蛎得好长时间，它是一点一点来蚕食牡蛎的生命，实在是令人发指。我忍不住，便用鱼枪把这些家伙从牡蛎身上挑开，打成碎块。后来我又从那本可恨的书的后半部上看到，海星的再生力特强，每一个碎块都会再生出一个完整的海星来——我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家伙胡作非为。

再往前，水位更深了，整个海底开始发暗，水底下只是斑斑点点的阴影。没有飘扬的海藻，没有绿色的海草，没有白亮的牡蛎。只有一层阴绿的青苔般的海生物紧贴在礁石上，我们叫它护地毛。我简直是游过了一年四季。海和陆地正好颠了个个儿——陆地越高植物越稀少，海里却是越深越不长海草。这里

隐隐透出一股恐怖，因为在这暗乎乎的水层下面，躺着一条条满身花刺儿的大海参。凡是有货的地方，总是有些恐怖，有些难处——老天爷早安排好，他才不会让你舒舒服服地得到什么。我在牡蛎那个层次扎了一猛，细细地绕着一个礁石观察，果然，那牡蛎微微张开了嘴儿。我心里一乐，刷地钻出水面，飞快地朝最后一个层次冲去。这些个层次我弄得相当明白，在大雾天迷失方向时，我就不断地扎猛子，按照海底的层次变化，找到岸边的方向。

我把网漂子撒开手，它只是原处转了一下，便稳稳地浮在那里——正是海潮歇气的时候。我望了一眼海狗子，这小子看也没看我，只是摊开手脚，紧紧地贴在灼热的鹅卵石上，烙他细瘦的身子。我仰望蓝天，又长长地吸了一口气，我贪婪地吸着，嘴里发出了嘶嘶的吸气声，恨不能把水面上的空气全吸到我肚子里。另外，我还在吸阳光，也恨不能把太阳吸到肚子里。因为你不知道扎进水底下的滋味儿——到那时，吸进什么也不赶劲儿。我几乎是从火里扎到冰里，身子都要僵住，但我咬着牙，第一猛的滋味总是不太好受。然而这一切很快都过去，一看到海参的影子，我就什么都忘掉。

肥大的海参挤满了礁缝，在这静静的水下世界吞沙吐泥，懒懒地蠕动。我左手攥着手兜，右手去揪那些胖乎乎的海参：“一、二、三、四……”我一面往手兜里塞，一面数数。海碰子下水的第一口气最长，我总想在第一猛里拿到二十头海参。这是于老鬼的记录，辽东半岛的海碰子没有一个达到这个记录的。我发誓要达到，可简直就象有神鬼捉弄似的，我只能数到第十九个数，再无论如何也不行了。其实，数到十六、七个数时，我的胸口就开始压紧，眼珠子往外鼓，到第十九个时，我觉得整个身子马

上就要迸裂，也可能是收缩——总之，难受得比死还难受。这时，我就什么也不顾了，只有发疯般地往水面上窜。窜出水面，又发疯般地吸气，直到吸足了气，才后悔应该在水下再坚持那么一点点时间，拿到二十头海参。可下一次还是照样后悔，实在是没办法。

海狗子还在海滩上烙身子，只不过是翻了一个身，烙另一个面。这小子太瘦了，肋条骨缝里都能透阳光，怎能经得住老洋里流过来的水。我又扎下去，高高的老铁山在我水镜里一抖，便消失在暗绿色里。随后的一段时间，我拚命而飞快地重复这个动作，钻出来，扎下去，喘气，憋气。大约扎了十多个猛子，大海似乎摇晃了一下，便湍急地流动起来。也就是说，歇气的两袋烟工夫过去了，绿波里猛地伸出无数只手——扯我，推我，拽我，使我的身子老是横向地摆动。我无论怎样努力地垂直往下扎猛子，却总是被这股蛮力拉成斜线——实在是叫你沮丧。涨潮了，老洋里的水铺天盖地涌过来，浮在水面上的网漂子长了腿似地跑，象一条大鱼在底下拖它。尽管我还有精力，但再拚下去只能是自讨苦吃，何况我差不多弄了二百多头海参，少说能晒三斤干货。可以了！我紧抓住网漂子，开始朝岸边游去。如果在水里捞到货，如果捞到货后还没有精疲力尽，从水里往外游是相当愉快的事——你会觉得金黄色的海岸，觉得高高耸立的老铁山，都在笑呵呵地迎着你。但不管你还剩有多少精力，身子只要冒出水面，离开水的浮力，便会突地感到万分沉重，你会觉得你的两腿已不习惯走路——仅仅在水里横向地漂浮半个小时，却象是整整一百年没走过路。不过我还是尽力坚持住，没象海狗子一样四肢爬行。当我终于把沉甸甸的网漂子摔到沙滩上，让那肉乎乎的海参在沙滩上四散摊开，心里就别提多得意了。我故意装着疲

乏已极，瘫倒在沙滩上，等着海狗子惊愣地跳起来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海参，又怀疑地看看海——他完全会这样，我了解这小子。可我却白白地瘫倒在那里，海狗子没一点动静。等我抬起头来寻找，这小子早就不在海滩。

## 二

现在该我趴在沙滩上烙了。我尽力伸直四肢，死死地往灼热的卵石上贴，这样子肯定很难看，因为我想起了壁虎，一种能在墙上爬的蜥蜴。春秋和初冬下水，我们上岸必须烤火，有时烤得焦皮烂肉的也不赶劲儿。夏天就靠这沙滩上的热度来烙。这滋味也不是好对付的，肚腹里的凉气往外溢，灼烫的卵石往里攻——冷热交锋，又好受又难受——实在是叫你哭笑不得。

海狗子从远处的山坡上走下来，摇摇晃晃地扛着一大捆熏蚊子的柴草。今晚我们要在这里过夜，这小子总是想得周到。海狗子十六岁，比我小一岁。我在这个世界喘了一年气时，他还没有影儿。可他却长着一副老人心肠。

“怎么样？发财了吧！……”他呲着一口东倒西歪的小狗牙，说道：“我刚才在沙滩上给你掐算过，这一水，你准能发二百头的财！”海狗子迷信，迷得要死。这小子从小没爹妈，跟一个算命瞎子过活，穿开裆裤时，就用棍牵着瞎子走街串巷。也沾了一身鬼气。他学来一整套算命的招法：会掐算，会念咒，会圆梦，会批八字。瞎子给他留了一套相书，这小子还会看脸相，手相。但令我们惊心动魄的是，他会拜四方。每逢大汛潮，浪涛汹涌时，他就

拜四方：跪在沙滩上，口中念念有词，朝四方拜去，做得极其严肃、庄重，而且认真。有时还直往上翻白眼，弄得你立时觉得四周天昏地暗，退回好几百年似的。海狗子做完这一套，便信步下海，说是保证平安无灾。开始，所有的海碰子都当笑话来讲，后来，也被这鬼气熏上了。遇到大风大浪，就请海狗子来这么一下子，扎猛子也就放心许多。

听说海狗子给我掐算过，我有些躺不住，想到我刚才还想嘲弄他，心里不自在，这小子总能让你喜欢他。

“大将，你从城里来时——”

大将就是我的外号，我前面说过，海碰子必须有外号，就象有个难看的鼻子那样。我的外号听起来挺光彩，分析起来可不怎么的。这是“大酱”二字的演变。辽南人爱吃大葱蘸大酱，那大酱就是豆瓣酱，在坛子里发过来，又香又咸又鲜，用大葱蘸着，吃起来没有够。所有的海碰子都爱吃，这一口还能抗寒——两棵葱蘸酱下肚，在水里多坚持二十分钟。我只不过有一次多吃了点，这帮小子就叫我大酱。实在是没有道理。不过，改叫我大将也挺合适，每当海碰子们聚集在海边，我总是第一个率先下水。我的个头大，块头大，手攥鱼枪，很有些雄赳赳的气势。也是有那么一次，于老鬼当场喊道：“大将风度！”从此，我也就被喊成大将了——人的外号，不过那么回事儿罢了。

“大将，你从城里来时，没听到枪炮响吗？”海狗子问。

我没吱声，我根本就不想听那些什么啊。

“城里打得邪乎，铁路中学被攻下来，有三个人抱着旗子跳楼，其中一个女的……听打胜的一派说，连裤衩都没穿。”海狗子说这些事，声音总是懒懒的，他经常懒懒地说这些事——不过，这小子心肠挺软。

潮水涨上来一大半了，失去了刚开始那阵劲头，海里显得很静，岸边也很静，静得叫人实在是愉快不起来。老铁山那边的城里可热闹异常，红旗飞舞，枪炮轰鸣，口号震天，打得激动人心。不过，却没我的份儿，我的父亲“有问题”，因此也不让我为革命献身——这实在是叫我伤心伤肝——我多么想挥笔抡枪干它一场，甘洒热血写春秋。让大家知道我和我爹本是两回事儿。我一看到街上排着一排排整齐的队伍，看到我这么大的小伙子穿着军装——特别是女孩子，我就激动得要哭。可把眼珠子哭出来也没用，人家不相信我，我还能换个爹再生一次吗！

“铁中肯定得败，那个司令脸上有苦相，印堂发暗……”海狗子又在懒懒地说。

这小子总是这么看世界，自信得很。他对城里发生的事不激动，他只是想平安地活着，而且想法活得好一些。只有一条，他和我相同，就是对女孩子激动。海边年轻的海碰子都这个样，大概是海参吃得太多，叫营养顶的。

“那女的连裤衩都没穿……”海狗子摇晃着其大无比的头，很不是滋味儿。这小子怎说也是白搭，没有一个女孩子会爱上他的。才十六岁，就一身鬼气，而且长相也特别：脑袋大得和身子一样长。除了在水里扎猛子省事，头往水里一埋，连屁股都撅不起来就沉底，别的可实在是没什么好处。这小子吃饱喝足时，在水里游得挺欢，象只小巴儿狗；饿的时候就不行了，走路老栽跟头，完全是头太沉的原因。海碰子们都笑他：“去了尾巴就是头！”

海狗子第一次来海边时，饿得实在是不象样，竟明目张胆地偷吃我们的海螺。我顺手推了他一下，还没觉得使什么劲儿，可他一连滚了五、六个筋斗，似乎是故意滚的，细瘦的小腿完全是

根狗尾巴，跟着滚转的脑袋甩动。我和海狗子混了好长时间，对他那副长相还没习惯，老觉得不对劲儿。因此，每当我听到海狗子谈女孩子，我就难受。我可怜他，我实实在在是可怜他。

海狗子在海碰子队伍里占一席之地，还是靠他那一身鬼气。来到海边没几天，他就把所有的海碰子镇服了。他给大家看相，算命，而且掐算得极准。这个有什么灾，那个有什么难，这小子在沙滩上盘膝打坐，摆出一副上知天、下知地的小老样，把我们算得神魂颠倒。城里革命口号震天，这里依然神鬼安宁。一个天底，两个世界，实在是有意思。

一个外号叫江猪的海碰子，长得很粗野，他对海狗子不服气——什么灾呀难的，还用你小子说，没有灾难，谁跑这里来拼命——他揪住海狗子的脖颈，扯得他大脑袋乱晃，气势汹汹地说：“你要是给老子算错了，就把你扔海里喂鬼头鲨！”

海狗子表情平静，慢声细语地说道：“这要看你心诚不诚。”

“诚不诚管他妈屁事，你不是会算吗？”

“诚则灵，不诚则不灵。”

海狗子端坐如佛，一股仙气绕身——实在是叫你不得不敬。

“心诚！”江猪凶凶地吼了一声。

“真的？”海狗子并不理睬他的凶气。

“真……”江猪一下子丧了元气，口气软下来。

“伸出手来——换左手，男左女右。”

江猪的精神头彻底垮了，驯顺地把手换过来，老老实实在左手送给海狗子。海狗子聚精会神地打量了一番，突地抬起眼，盯着江猪，问一句：“可以当众说吗？”

这实在是叫我们开心得很。我们围着江猪狂跳狂叫，逼着他坦白交待。弄得江猪不知所措，有些吃不住劲儿。骂道：“你